

《一個人生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個人生活》

13位ISBN编号：9789867282439

10位ISBN编号：9867282434

出版时间：2006-3

出版社：寶瓶文化

作者：董成瑜

页数：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一個人生活》

內容概要

不是我們愛孤獨，而是我們更愛翱翔！

獻給所有熱情勇敢一個人生活的讀者！

資深記者董成瑜／插畫才女王孟婷，

攜手打造誠實圖文版「愛蜜莉的異想世界」！

以下，如果你有三項符合，那麼你非看此書不可！

一個人住！

害怕自己暴斃在房裡一年後，變成白骨才被發現！

買了高倍望遠鏡，為了偷窺對面大樓！

總是坐在沙發上，手中拿著電視遙控器轉個不停！

不相信愛情！

相信減肥是人生第一要務！

每天在捷運上，是每天唯一和人群接觸的時間！

間歇性瘋狂購物！

世界很大，人口很多，我一個人生活。一個人逛街、看電影、旅行。

我會孤老以終嗎？我開始參與他人生活：透過望遠鏡，我看見別人的「幸福」；對著鄰居門口發出的臭味膽戰心驚，懷疑是兇殺案；我不開車，改搭公車。終於有一天，兩個女子把我攔下……

資深記者董成瑜與插畫家王孟婷首度合作。文字呈現出高度的迷人與耐讀，在虛實之間，適切地敲中現代都會女子的掙扎與矛盾，關於孤獨，也關於年紀。時而，我們渴望擁有自我，時而，我們期待分享與溫暖。也許有那麼一天，兩條線會在瞬間交集。

本書特色

內容好看又文學，讀者易產生共鳴。

資深記者的處女作，頗具新聞點。

全文載於中時人間副刊，反應極好。

王孟婷的全彩插畫，迷人又有味道。

《一個人生活》

作者簡介

董成瑜

美國愛荷華大學傳播學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開卷版記者、明日報閱讀版主任，二度獲得出版報導金鼎獎。目前任職於壹傳媒，並與二隻貓住在台北。

《一個人生活》

精彩短评

1、只有那只有经历的人，才能读懂这书每个字的好

1、下面也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为此特别想买这本书。为了版权，下面有删节。希望真心爱护作者的人不要责怪。。。其实只是推荐给没法看到台版书的读者。强烈推荐引进。。。也许我还不够老，所以常常激烈地希望孤独地活着。我总是一个人去逛街、坐咖啡厅、买菜、看电影、吃饭、买花，也偶尔一个人旅行。如此孤僻的性格，并不因为做了多年记者而稍有改变，一遇人多的场合，便像怕人发现似地想要逃离。我不善交际、不喜热闹、怕与人有太多感情牵扯。我的好友大都在国外，一年最多回来三、四次；我选择的住处是没有熟人居住的区域；我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这房子买来时原有两个房间，但重新装潢后就只剩一个，只容我一人。如果有人不小心进入这个表面上看来亲切的空间，不久后，两人都会觉得拥挤，尤其是我。「那么，我就注定要孤老以终了。」我总是这样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这样说时，我脑中自然会浮起一个老女人躺在床上快要病死，身边围绕着一群猫的画面。这些猫可能在我死后（或是有点倒霉我还没死），因为太饿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但即使如此，好象也不用太在乎了吧，希望那只是几分钟的事情。我在意的是，活着的时候，能否从我所选择的这种孤独生活中，得到些许快乐。【后窗】我有一个小型望远镜，那是一个曾经十分宠溺我的朋友送的。我知道你会以为我是偷窥狂而我确实是。我跟朋友说，我住的地方好象希区考克「后窗」的场景，因为是夏天，所以对面大楼每家都没拉上窗帘（后来我发现连冬天也是如此）。第二天朋友就在网络上买了望远镜送我，而我便有些羞愧地收下了。起先我躲在暗黑客厅里的窗帘后方，微微发抖拿着望远镜向对面大楼望去，我不知道我真正期待看到什么，但结果却真正令人万分失望，那是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每一家都毫无例外地一对夫妻偶有小孩一同坐在沙发上。男人袒露着上身或最多一件因为洗了太多次而变薄的汗衫和一条短裤，汗衫下面几乎都是突出的大肥肚腩。他们都挺着肚子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那前方必定是一台电视，因为他们的脸上都闪着跳动的杂蓝色萤光。女人有时坐在旁边，有时面无表情地在男人面前走动做着家事，小孩有的在做功课，或在计算机前大概是在玩游戏。我非常迷惑，我当然知道真实生活不会像「后窗」那样，最后终于发生一件凶杀案足以使我感到刺激。但也万万没想到「平凡的幸福」是那樣的空洞而毫无激情。每夜我看到一家家的灯渐渐熄了，我可以想象黑暗中的他们，是怎样地睡去，接着又怎样地醒来，这一天与那一天从来没有有什么不同，这一年与那一年也没有任何差别。唯一一件令人稍感激情的，是每周很准时的大概在周一和周四的午夜一点，有一户永远半垂着窗帘的人家，会传出凄厉的中年女人咆哮：「你这么晚才回来你还回来干什么你！」其它细节听不太清楚，因为太过尖锐，传到我这里时声波已经破损断裂。但我可以从窗帘下方看到这个伤心女人的移动，而男人通常是压低了声音响应，但也听得出他的愤怒。我只奇怪为什么每次他们争执的频率和内容，竟可以一模一样毫无变化。那么我自己呢？我把望远镜收起来，很久不再用了。我也开始每天坐在电视机前，不断在新闻台之间转来转去，看每台都一模一样的新闻，我便想起八十多岁的外公。男人老了以后倔强起来谁都没办法，偏偏外公记性衰退很多。他军人出身十分关心国事社会事，每天都坚持要看TVBS新闻台，不准别人转台。新闻每小时重复播放，家人都看得很烦，但他每次都像第一次看到那样地又惊又叹：「啊！」「唉！」「你看看，怎么这样子！」到了第四、五个小时之后，他才会突然醒转：「唉呀，这已经看过了！」这个社会好象只有老人是比较认真地活着。我每天看完新闻便在购物台之间转来转去。我买过半打难穿的内裤、四件不同款式的廉价睡衣、好几代的洛克马健身器，和淳淳下半身雕塑器等等，也曾差点买了一种全身罩在一个如小型帐棚般只露出一个孤伶伶的头、号称「在家做SPA」的蒸气机，后来没买是因为家里实在放不下。我喜欢一个人使用这些器材，没有人看到我难看的样子，因为我把窗帘严密地拉上了（偷窥狂家里的窗帘必定是拉上的）。我拿着淳淳下半身雕塑器的弹力圈，汗流浹背地跟着VCD上的示范者奋力举臂抬腿。由于圈子不断掉落，我的两只猫皆四散奔逃，有几次，我突然发现它们站在可以不被我踢到的安全距离内，疑惑而严肃地盯着我。这些东西都在一段时日后被我送人或塞入橱柜中不再使用，而常常某日我打开柜门找东西时，它们会突然掉落打中我的头，令我非常惊讶（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很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意味。每个月我会收到信用卡银行寄来的成叠的折价券，这让我想到从前在高雄念书，母亲每次用邮政现金袋寄钱时附上的一封家书。她总是在叮嘱我生活事务后，在末尾郑重写上「母字」做为签名。我已许久不曾收到母亲的信，父母移民美国十多年，现在双边只靠电话联系。我不知为何这叠折价券会让我想到母亲的家书，可能因为这其中卖的都是极寻常的生活用品，也让我想到我母亲总是节省自己、满足孩子，因而获得一丝丝温暖吧。收到折价券的那天，我会花很长的时间一张一张剪下我认为可能用得上的。三好燕麦（帮助消化）、卫生棉（往往有好几种牌子还得细细比较）、蔓

越莓汁（有益泌尿系统）、丽奇牙刷（一定得买这个牌子否则牙刷座孔插不进去）……，只是剪完后，我已获得满足，因此从来都忘了把它们带出门，以至于每次去购物还是得用原价买，到了下个月折价券过期，只好全部丢掉，再继续剪新寄来的。【跑步的欲望】有段时间我决定不要再倚靠那些运动器材健身了，我买了运动服、跑步鞋，每天晚上沿着我们那段有美丽路树和月光的住宅区，走到附近的小学跑步。操场不大，但晚上的跑道上，跑满了怕白日晒黑的欧巴桑们。我发现她们会来跑步，除了她们真的太胖之外，恐怕也是想找个暂时逃离家庭的空间。因为她们几乎都是三三两两地慢走聊天。我不愿偷听她们说话，但不得不听，因为跑步时总会被她们挡住。「我儿子去年结婚，媳妇不想上班……」绕过她们，前面又有两个：「都不做家事，孙子每天早餐都是我做……」我因此多跑了许多路。后来有天下雨，我无法阻止自己跑步的欲望，决定打着伞去跑，内心也很欣喜，今天整个跑道终于属于我一人了。没想到到了学校，细雨中竟人影幢幢，每个人手上都撑着一把伞在跑步！原来人人都难以抵挡内心的欲望。有几天，我无法不注意到隔壁那户邻居门内发出的异味。那气味从原先的似有若无逐渐变成三天后极为诡异的浓厚臭味。我猜我因为是独居，内心总有一种自己也不愿承认的恐惧，便是哪天我万一心脏病发，可能好几天后才会被发现。因此很容易联想到邻居门内发出的臭味，或许也有类似的可能——或者是其中一人把另一人杀了之后逃走。这户人家只住了一对三十多岁的男女，他们见了人从不打招呼，总是立刻低下头去。我不知我这样的猜测，是否是对于他们如此无礼的一种报复。总之，这几日来不见他们踪影，加上不久前我在电梯口看到几滴鲜血，于是，我十分机警地对一楼的警卫说明此事。我以理智的口吻说：「隔壁这家发出很奇怪的臭味已经好几天了，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年轻警卫的想象力恐怕与我一样有限，但他看过的连续剧必定比我多，因此接受了我的暗示。他很戏剧化地小心翼翼搭电梯来到楼上。果然，这气味并非我的幻觉，他立刻捏住鼻子，微微发抖地按了电铃。没人应门。我们都很害怕。他承诺稍晚会再来按铃，我也连忙躲回我家。【这家人还活着】几个小时后，警卫透过对讲机告诉我，这家人还活着，只是玄关堆了些吃剩的披萨发出了恶臭。我感到羞愧。第二天下班回家经过隔壁时，瞥见这家女人正门户大开地在大扫除，好象是扫给我看的。日子仍然过下去。有那么一个白日下午，我在窗前桌上赶稿。突然听见一阵阵凄惨的狗哭声，忙向外探头，发现斜对面的四楼旧公寓顶上，两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正把一只黑狗逼到墙角，用棒子狠命打它，每打一棒黑狗就发出一声惨叫，旁边还有另一只花狗焦急地来回绕着黑狗。这两只狗毛色都颇脏，应该是外面抓回来的流浪狗。眼看黑狗就要被活活打死，我对着那两个男人大叫想制止他们，起初两人微微回头侧着耳朵，但立刻就回头继续打，之后任凭我怎么叫，他们都似乎没听见。我相信他们真的已经听不见了。杀狗和杀人一样需要非常专注，稍微分心就杀不下手。看样子他们是要吃狗肉，因为旁边正煮着一大锅热水，还摆着菜刀和砧板。我只好打电话报警，电话转到街口的警察局。我告诉他们有人在杀狗，并说明大约的地址。对方问：「狗在哪里？是在水塔里吗？」我说：「这不是分尸案，他们只是要吃狗肉。」这时，我把望远镜又拿出来，看到那只狗已被打得奄奄一息，没力气再哀嚎。十几分钟过去，没看到警察的影子。狗死了，两个男人开始用水冲掉血水。我打电话去警察局，对方说已经来了，我问了警察的行动电话。透过望远镜，我看到那警察正慢慢走来，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方位。他说：「你怎这么清楚？」我毫无防备地告诉他我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也许就是从这一刻起，他认为我是个变态女人，对我报案的内容恐怕根本就不相信。【「狗」案件】但他还是不太甘愿地照我的指示，进入那栋公寓，很久才从顶楼楼梯冒出地面，找到了那两个正准备煮狗肉的惊讶男人。我看到他们讲了一些话，警察走进铁皮屋，一会儿又出来，下了楼。我打电话给他想问他结果如何，他却不再接电话。我也无心再待在家里，下午出门，绕到警察局看看对方是否觉得杀狗是小事而吃案。我虽然个性不适合做记者，但仍有记者本能。我向值班警察说明我曾报案想看看结果如何。他打开记录簿，上面只有两行字，除了说明时间、地址、警察目睹狗尸之外，还有两句：「经劝导，已将狗肉收起来了。」我很愤怒，是的，警察在，所以他们将狗肉收进冰箱，但警察一走，就会拿出来煮得香喷喷吃下肚去。但此时我已毫无他法，狗死了，那个查获狗肉的警察也不在，我也必须要去上班，那户人家住在顶楼加盖的破烂铁皮屋里，晒衣绳上晒着老人和小孩的旧衣服，围墙边上插着一支国旗。他们很穷也很贪吃。即使引用动物保护法，罚金几万元，也只能令他们更陷入困境，说不定还有更多狗遭殃。我只能乡愿地想，这老人往后的日子里，不论何时想做什么勾当，都会感觉到某个不远的地方，有双眼睛在盯着他看。【脱离家庭、脱离学校】至于那些暴露狂，我偶尔会想起他们。他们喜欢十几岁的少女，至少是我们八十年代初期的少女，那时的我们不会告他们性骚扰或扭送警察局之类的。他们通常在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刻出现。念初一时，某个周六午后，我留在教室读书，平时会有其它同学留下来，但那天不知怎的就剩我一人。我听见有人远远叫唤：「小姐小

《一個人生活》

姐！」我就跑到窗外探头出去。我有轻度近视但怕丑，除非必要不戴眼镜，所以只看到窗外不远的一处工地上，站着一个男人，他看到我，就指指他腹部某处。我看不清楚，以为他腹痛需要帮助，就赶忙回到座位戴上眼镜再回头去看他，当然，这次就看得很清楚他所指为何。我羞愤得连忙退回教室，而我特别戴眼镜去看这件事，应该也是他暴露生涯中最受鼓舞的经验之一。往后很多年，这些男子在我生活中是那样真实地存在，他们时时冷不防地对我敞开自己：在某条往学校后门的路上、在某班清晨的公车上、在某个僻静的路口……有时他们更具体地变成一只手：公车上我拉着拉杆时，一只手轻轻拂过我裸露的手臂；匆匆走路时，迎面一只手流星般划过我胸前又迅速消失；黑暗的电影院里，陌生邻座也静静探过来一只手……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很少再遇见这些人。他们有的继续寻找新的少女，有的老了，变成我们生活中和蔼可亲的陌生伯伯，变成了我梦中的魅影。十多年过去，我忙着面对人生中许多更难解的事，几乎已经完全忘了他们。几年前，我已在台北工作多年，某个下雨天的午后，我走过敦化南路上的一个小公园，欣赏着细雨中树枝上的花苞，正感伤时，一个身影出现在我面前。我十分讶异，他是个看来不到三十岁的清秀男子，只穿了一件大衬衫，下身除了鞋子什么都没有，他依然对我掀开了衬衫。那时我已三十出头，不再是少女。我猜那天因为下雨人烟稀少，他才选择了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女人。但那一刹那却唤起了我许多复杂情绪，其中包含了对于青春之消逝、某种「古典经验」不再的感叹，还有，他这样「干净」地走出家门，不怕家人、邻居、路人看到？还有，我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眼光、表情看他？我还来不及想该露出什么表情，他便向后转身跑了。我竟有些感伤，我的复杂眼神必定伤害了他。现在我不已再会被这些人伤害，而且已经到了一个不愿伤害任何人的年纪了。他们喜欢少女，除了她们的青春也因为她们单纯，成年女人看他们的眼神里已没有那种他们所需的纯粹的东西了。前些时，我觉得自己最好不要这样孤僻下去，否则会失去很多生活乐趣，所以很快卖掉开了多年的车（开车会更容易与他人隔绝），开始搭公车、走路。我每天搭公车下班，常常特意提早两三站下车，慢慢走路回家。我非常喜欢与人群接触的新生活，在公车上，我热情地看着那些正在打瞌睡或面无表情的人，好象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接触过陌生人。下了车，我走进一家以前永远也不会进去的店：日语学习村、钢琴教学中心、美容SPA沙龙……，我表现得很有兴趣，细细问了价格、师资、上课时间，索取了DM好象我明天就会来报名。我买了现做的红豆车轮饼边走边吃好象又回到小时候，经过乐透彩券店也觉得福至心灵应该买一张相信一定会中奖。我愉快地走着，然后遇到两个女子把我拦下，其中一个说：「小姐，你好面熟，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我看看她们，很客气地回答应该没见过。她说：「你是跟明星有关吗？」虽然问得有点无厘头，但我心中暗喜，究竟宝刀未老。我谦虚回答：「没有。」又问：「你住这附近吗？」「嗯，不太远。」「那你有听过前面有一个文玲老师？她有一种秘方，对你脸上的斑很有疗效哦！」我听见我微弱而镇定地说：「哦，不用了，谢谢。」没想到生活和时间一样，都是那么的无情又爱伤人。

《一個人生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